

真情驿站
henqingyizhan

温暖的回家路

□薛立全

在我的固有意识里,父母居住的老家才是家之所在,即使成家多年,这种想法也不曾改变。老家有袅袅升起的炊烟,有时光洗礼的老屋,有浓得化不开的亲情,每次走在回老家的路上,心里都有别样的温暖。

20世纪80年代末,我在城里安家,住所离老家不足20公里。爱人在医院上班,白班夜班交织,轮休时间较多,只要我晚上没有应酬,经常和爱人一起回老家过夜。那个时候,许多生活用品没有买的概念,只要能动手做,母亲都会点灯熬夜为我们缝制,让我们的小家也有家的样子。每次返城时,两个嫂子也会到菜园里弄些新鲜蔬菜让我们带回,在工资收入微薄的年代,确实也解决了我们生活中的大问题。

成立小家庭起初的十多年,我和爱人回老家都要骑自行车,老家连接公路的三四里小路全是羊肠小道,下沟上崖,行走艰难,特别是遇上下雨天,道路泥泞,自行车走不了几步,轮胎就会被黄泥黏住,用树枝抠开后,再走再黏住,实在没办法,只能扛着自行车行走,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心情都会很沮丧,发誓下雨天再也不回来,过不了几天,只要时间空闲,即使同样的天气,还是照回家不误。

孩子上学后,我回家的次数就少了,但每周至少回去一次。这段时间我们都是三口一起回家,多数是周五晚上,这个时间也是母亲最高兴的时刻。有一次,儿子周五放学延迟,我们晚了两班公共汽车,到家已经很晚,快步走到胡同口,母亲迎着寒风倚墙抄手而立,看着我们到家,她的脸上乐开了花,牵着孙子的小手进了家门,炕面的木盘上早已摆满了大盘大碗,揭开封盖,热气腾腾的丰盛菜肴展现在眼前,看着我们吃得欢实,母亲像得到奖赏似的满足。

数算着我能回家的日子,母亲总是在锅里留着饭菜,晚上不管我多晚回家,也不管我吃什么,不再吃点是行不通的,只有吃上几口,她的心才能放下。周日回家,我最想和母亲在炕上说说,拉拉家常,每次回去,她总是早早开始张罗午饭,数算着我爱吃的口味,恨不能一顿饭全做上,有时我把她劝上炕,她总是心神不定,过一会再下炕去东翻翻西找找,寻找她认为贵重的食材。

冬天回老家,午饭过后,我最喜欢在热炕上小眯一会。我总是随意扯一个枕头枕着,拽一条被子随意搭在身

上,不一会儿,母亲会爬上炕,给我平平枕头,正正脑袋,拉拉被子,自己端坐炕头一角,深情凝望着我,再过一会她还不放心,把四周的被角往我身下掖掖,用手试试我身下席面的温度,生怕受寒着凉。我有时是假寐,看着母亲的一举一动,心里泛起阵阵酸楚,眼角似有温润的东西溢出。

母亲年龄大了后,跟随我们兄弟三人过了一段城里的生活,后来按照她的意愿,还是回老家安度晚年。不久,我回家翻新了老屋,开启了陪伴母亲回老家养老的模式。

回老家居住后,老屋进行了改造,小院里鲜花点缀,瓜果飘香,菜园青翠,一派田园景象,温暖的季节里陪母亲在果树下喝茶赏花,听她讲述陈年旧事,老家像有无形的引力,让我每天必须回去一趟才安心,这种引力我曾有过错觉,认为是田园小院的吸引。后来母亲病重,她对我说:“我走了以后,你就不能这么经常回来了,我真担心这房子白瞎了!”当时我对母亲说了一些宽慰的话,内心在想,怎么会呢?即使母亲不在了,我还是会经常回来的。

几个月后,母亲的病回天乏术,在全家的悲痛中走完了她的第九十一个春秋,处理

完母亲的后事,大哥泣不成声地说:“母亲走了,大家庭中心失去了,我们兄弟还要好好来往……”闻听此言,内心深感酸楚哀痛。

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,我没有回过老家,我不是不念兄弟亲情,而是不愿看到这凄凉的老屋,不能接受没有母亲的现实,这里的一切风物都会触发我内心的悲伤。

母亲的离去虽然缺失了母爱的温暖,但血浓于水的亲情却没有就此中断。老家的两个嫂子经常电话催促我回家拿应季农产品,让我第一茬尝鲜解馋;大嫂家养了十几只母鸡,听说家养的土鸡蛋喂养婴儿好,她把土鸡蛋攒下,从自己孙女嘴里省出一些,送给我家年龄更小的孙女吃;我喜欢吃青菜小豆腐,两个嫂子不管谁家值小豆腐,都会电话叫我回老家,我饱食一顿后,返回时还要打包带着。生活细节上无处不在的关心关爱,让我时时能感受到亲情的温暖。母亲离去已四年有余,内心的伤痛渐趋平复,在哥嫂家又找回了家的感觉。现在,我和爱人最愿意带着刚满一岁的孙女回哥嫂家走走看看,每次回家的路走得愉悦欢快,心中充满着美好和温暖。只不过现在回老家,留恋在哥嫂家的分分秒秒,很多时候却不会踏进冷清的老屋……

父爱,此生最坚实的依靠

□刘传彩

20世纪80年代,父亲除了种必要的粮食,还特别爱种萝卜。

我家最常做的萝卜吃法:煮萝卜糊豆,冬天吃上一碗,既饱腹又驱寒。每次喝萝卜糊豆,为了能够多吃一点萝卜,我吃饭会格外快,一碗下肚还不饱,双手捧着碗递到父亲面前,还会跟父亲提一句要求:“大,我要盛干的!”“干”就是稠的意思,想让父亲多给我盛些萝卜。家大口多,一锅饭里汤多粮少,能有多少稠的呢?要是我碗里稠了,家里其他人碗里就稀了。父亲微笑着接过碗,逗我说:“石头干,要不要吃啊?”顿时,引起全家人一阵笑。当然父亲也会宠溺地在我碗里多盛几根萝卜。那时虽饕餮不继,但是每每想起父亲给我盛饭的片段

和碗底的那几根萝卜,我心里总是一片温暖。

婚后我到远方工作,家里经济好起来,我劝父亲不要种萝卜了。可父亲却不乐意,执意要种。在远方工作的我常常能收到父亲邮来的萝卜,一次比一次多,一次比一次大。有次回家探望父亲,临走时父亲从厨房拿着一大包萝卜,塞我包里,“我不带了,萝卜又重又占地方,市场里常年有卖的呢。”说着我就把萝卜从包里拿出来,父亲见此,有些失落地看着我和那些萝卜。从父亲的目光里,我忽然懂得了:父亲不是在送我萝卜,而是对女儿的一片惦念与牵挂。转脸我又把萝卜好生置放入包里,带上它奔赴远方的家。

一辈子身体硬朗的父

亲,终是没等到我回家就匆匆地走了。姐弟几个送走了父亲,又细心整理了父亲的遗物,在北墙根约一米见方的地窖里找到了父亲冬储的萝卜。有青的白的红的,一袋一袋码放得整整齐齐,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父亲竟然在每个袋子上写上了我们的小名,原来他给我们姐弟几个每人留了一袋。我看着这些排列有序的萝卜,泪如泉涌,父亲用

留下的萝卜无声地告诉我们:清清白白做人,勤勤恳恳做事,他的爱也全在这每一个留存他手掌温度的萝卜里。我带上父亲留给我的萝卜踏上了归程,回到家后,封存在冰箱,再也不吃,仿佛父亲还在我身边。

父亲对孩子的爱,是一场艰难的退出和别离。我把父爱深藏,化成此生最坚实的依靠。

长河浪花
hanghelanghua

冬雪

□赵同江

雪舞漫天润人间
白皑皑际无边
人行车缓路万难
纵有千万险
一路保平安

苍茫大地披锦被
万户侯人期盼
千门何问云崖暖
龙年吉祥天
家国欣欣然

积石山,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

□李志联

积石山——
一个遥远而美丽的地方
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
在2023年的12月
以一种苍凉、无奈的手势
拨动无数中华儿女的心弦
将冰冷而温暖的回忆
深深刻在
大地心里

因为积石山
陌生的我们走到一起
亲如兄弟
因为无数的我们
积石山咬紧牙关
带着伤痕
走出废墟
顽强挺立

积石山——
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

秋思(外二首)

□艳秋

北风萧萧白云飞,
草木枯兮雁南归。
谁人能与我同醉?
朝朝暮暮共喜悲。

鄂州之夜

华灯初上西溪路,
车流如梭,
不见君归处。
欲诉相思千千万,
山高水远孰知否?

虞美人

水光山色映高台,
伊人独徘徊。
低眉垂眸暗伤悲,
望断秋水,
不见故人归。

河边长椅依然在,
问君几时回?
泪眼问花花不语,
风景依旧,
物是人亦非。